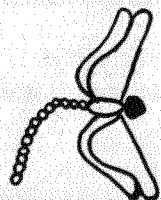


社長的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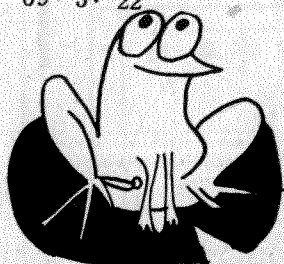
曾經有過編輯經驗的人，一定不會忘記黑夜的可愛和寧靜。不僅可由此得到泉湧的靈感，更可在黑夜中發揮無限的精力。真感謝這些日子來陪我共渡的同學和朋友，更欣慰的是看到此次的編輯人員都是新生的一代，他們蒸蒸日上的朝氣，帶給我們藥學系新的開始。雖然經驗不足，但卻有一股熱誠和鬥志，這已經足以彌補一切了。

原本對編輯毫無經驗的我，竟也敢接下社長的重責。如今我由此而豐腴和成熟了，更由此體會「這是個磨練的地方，並非個人表演的舞台」。由不斷的挫折中，冷靜細心的觀察，透過心靈的感知和分辨，我終於攫取到這珍貴的經驗，誰說這不是最大的收穫呢？

社長 李世銘

69. 5. 22

總編的話



在本期中，我們以革新的面貌和諸位見面，在已往的系刊中都侷限於「拉稿」，此次我們大胆地舉辦了「文藝創作比賽」及「問卷調查」，以多方報導同學的文章及反應同學之心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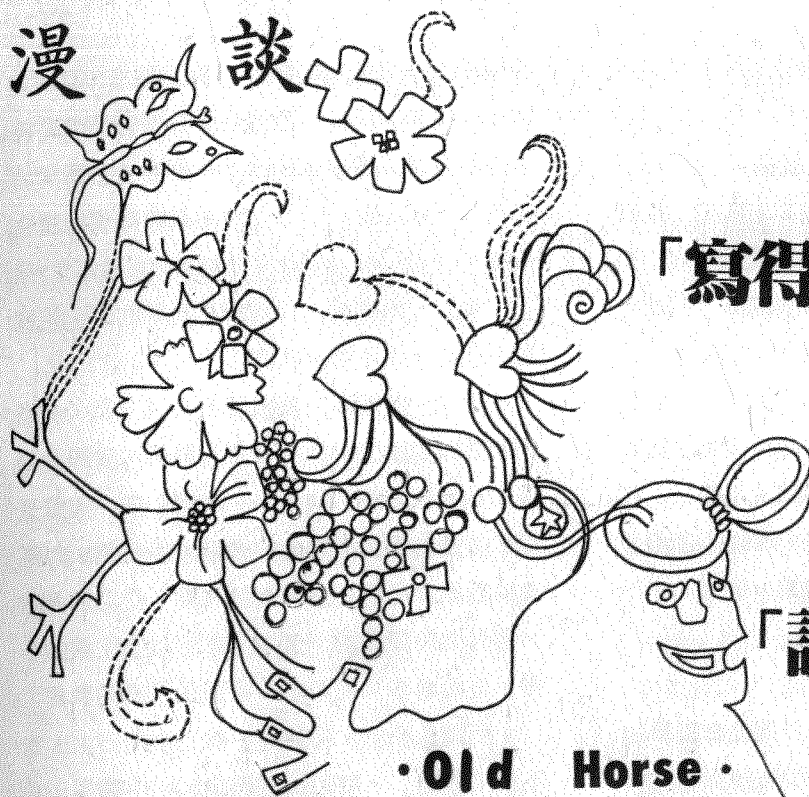
在着手本刊之前，我們曾作過抽樣意見調查，同學們大多認為系刊內容中同學的文章太少了，而老師的論述又太艱深了，因此我們嘗試改變作風，以適合同學之需要。

在編刊中，我們遭受到了不少的困難及麻煩，但為了達到理想——突破系刊現有之境界，樹立新的里程碑，我們毅然面對着源源而來的困難和麻煩。

三十一期的系刊就要出刊了，我們憂喜交加，喜的是我們終於突破層層的阻力，如期出刊，憂的是它是否能滿足同學之要求呢？最後願我們的系刊能不斷地成長、茁壯！

葉宗仁寫於編輯後 69. 5. 26

漫談



特載

「寫得太多」

與

「讀得太少」

• Old Horse •

近代，由於社會急遽變遷，相識的「機會」自然增進，同時，相識的「需要」也跟著累進，因此，「成名」一事與「需要」成名，便互相惡性循環。

這種「迫切」盼望成名的結果，到處「祇見」急功，影響所及，便產生了很大的副作用，譬如繪畫，「練習畫」也可以用來開畫展，而且以「量」勝；譬如為文，往往是讀得太少而寫得太多。（註一）

而且，時至今日，綜合、連鎖等等字眼，被用得特別廣泛，譬如醫學界，在診療方面，有所謂「綜合型態」，即，利用各個「診所」每人的「專」攻，然後連續而綜合，便很容易的造「成」一「所」綜合性的「大」醫院。近人為文，亦仿此，相互「吹」「捧」，各佔「地盤」，然後「水漲船高」，結成「陣線」，這樣標榜的結果，儼然都是「大家」！

何況，白話「流行」以來，既容易寫，又

容易傳（註二），於是，「往往」衆口成河，思想反「見」其浮誇。這在政治口號方面，常常是「行動快於思想」，「這樣」累積的快速行動，反而造成對思想的「不細察」，這種「逼人」的形勢，更「助長了」寫得太多的需要，而來不及讀，「以至」讀得太少！並「導致」淺嘗式的讀！

這也是一種惡性循環！

上述這種情形，真是危險！譬如目前在某種「安排」下頗具氣焰的某君，當年的瘋狂，多少有那麼點「小可愛」，但年過不惑，「依然」胡鬧，便令人有點「那個」了。知識豈可徼倖？這是讀得太少，寫得太多的一「惡例」！

承主編囑文，爰以此題，略申數義：

第一，要多讀，首先要讀「基本的」，「經典的」，而不必一味「求」新！

近代科學之唯新是求，帶領了一切也「唯

「新是「則」，這是非常危險與不妥的。爲什麼呢？因爲，新的「祇」是新的，新的「不必」就是好的，新的不可能「就是」完全的！

我們檢查任何一個社會，如果它的「抵抗力」較高，一種「新」的衝激與騷擾，尚「不怎麼樣」，如果其抵抗力「太低」的話，那麼，一種「新」的騷擾與衝激，便十分「可虞」！

大約是二十多年以前，薩孟武先生曾談起過大學生的課堂課本，他說，必須先從「古典的」教本教起，慢慢的，漸漸的，「據以」培養起分析、辨別、判斷的能力，而後「才能」追求「新的」、「頂尖的」知識，這樣，才不致有危險，而走火入魔！

這是一段頗有見地的話。

當然，薩先生的話，祇是針對社會科學的課本而言，所以，他同時也主張多讀，並且要求多讀基本的，與經典的，以爲反省，以爲比較！

所謂基本的，當然是具有強烈的「基礎意義的」讀物，如哲學概論、科學概論、文學概論、方法論、人生哲學之類，這些書，「多」讀了之後，其累積的增進與擴大，便不祇「限」於分析、辨別與判斷力的成長！

所謂經典的，當然是因爲它們「曾經」淘汰與考驗，不但在空間上是基要的，而且在時間上也是基要的。目前，我們的知識界，雖然沒有「讀物推薦」或「讀物評介」之類的組織，但外國很多，這不妨暫時求之於「他山之石」。國外的一些著名學校，幾乎每年都會票選一些「名著」以供選讀的參考，我們實在可以取來借鏡。漸漸的，慢慢的，再尋求，並建立我們自己的「讀物標準」。譬如四書五經，如

果可能，最好能有它們的「新」編本，以便利當代的讀者，所以，我們任誰在讀它們的時候，也都可以是四書五經的「新編者」！所以，在沒有新編之前，「老」的尤其要擇要地讀它一讀。

第二，要細讀，而且要「比較的」，「深思的」讀，而不是一味貪「快」。

過去，在讀書方法或讀書指導方面，有所謂精讀與速讀的提示，其所謂精讀，實際是精選，其所謂速讀（決不是「淺讀」），實際是爲了多讀。薩孟武先生的多讀，「必須」以經典的爲要件，而不是漫然的多讀，泛泛的多讀，而且要細細的讀，這樣，才可以使「讀的心得」自然增多，而不是一味增加「讀的數量」。

所謂比較的，即使是一點「小地方」，也不要「放過」，譬如，我們說，「中醫學，首先要建立其方法論，以利學習」這一組命題，和「學習中醫有學習中醫的方法」這一組命題，便是絕然不同的「兩碼子」的事。

又譬如，我們說，「中醫能否使用科學方法，必須先考慮，或許不可能使用，甚至，科學方法對中醫是個傷害」，這一段說明，和「依中醫原來的路線發展爲一科學，絕對必須，而且可能」，另一段說明，這「也」是兩不相涉的兩碼子的事。

這些細微處，便是由細讀深思而獲得的。

前兩組命題的不同，一是中醫「建立所需」的方法論，一是「學習」中醫的方法，絕不容混淆！因爲前者必須「要」有 made sense 有 paradigm，而後者無須「有」，祇要「了解」這些已建立的 made sense 和 paradigm，所以說，它們是兩碼子的事。

後兩段話的不同，一在指出如果「不能使用科學方法，那一切均成空」，一在指出「它原來的的方法，如果能發現或找回，即可構成具有 made sense 爲內容的 paradigm，自然成其所謂科學的「系統知識」，所以，這也可以說是「兩碼子的事」。（註三）

這「深思的」一層，尤其要「以」懷疑的態度來深思，來比較，當然這個比較，尤其要「與」已認知的確定條件來比較，來深思。

細讀、多讀之後，自然能訓練「快讀」，決不會「因」快讀反而「失去」細讀和真正的多讀，否則，那樣，「走馬看花」，了無所得，往往祇會導致胡亂地「寫得太多」的後遺症！

第三，要慎寫，而且要「忠實的」，「平實的」寫，而不是一味渲染。

譬如程明道、程伊川兩兄弟，他們雖是志同道合的手足，但思想各異，表現在事業上性格上的異致，更是明顯，際遇也不同，明道宦海三十多年，伊川幾乎是「布衣」以終。我們且看看張蔭麟先生的敘述：

關於明道的精神生活，他的一個學生有一段很好的描寫：「先生粹和之氣溢於面背，樂易多恕，終日恬悅，從先生三十年，未嘗見其念厲之容。接人溫然，無賢不肖皆使之款曲自盡。聞人一善，咨嗟獎勞惟恐不篤；人有不及，開導誘掖惟恐不至。故雖榮傲不恭，見先生莫不感悅而化服。風格高邁，不事標飾，而自有哇珍，望其容色，聽其言教，則放心邪氣，不復萌於胸中」。另一個學生有一次離別了明道之後，人問他從什麼地方來，他說：「我在春風和氣中坐了三個月而來」。明道在熙寧以

前，和王荆公本相友好，後來雖因新法和荆公分道，但只平心靜氣，相與討論，勸荆公不要太過拂逆人心，從沒有意氣之爭。荆公亦感其誠意，對人說：「他雖不聞道，亦忠信人也」。後來他追論新舊之爭，亦很公允，他說：「新政之改，亦是吾黨爭之太過，成就今日之事，塗炭天下，亦須兩分其罪可也」。又說：「以今日之愚觀之，猶是自家不善從容，至如青苗，放過又且何妨？」……二程少時嘗隨父遠行，宿一僧寺，明道入門右轉，僕從都跟隨著他；伊川入門左轉，無一人跟隨。伊川也自覺道：「這是我不及家兄處。」又一次，二程同入佛寺，明道見佛一揖，伊川卻不，門人懷疑，明道說：「論年齡他比我多幾歲，一揖何妨？」明道講書，偶帶諧謔，引得大家哄堂，伊川則永遠嚴肅得可怕，門人討論遇有不合，明道只說：「更有商量」，伊川直說「不對」。明道也曾對乃弟說過：「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，那是吾弟之功。至於接引後學，隨人才的高下而成就之，則我不讓吾弟。」橫渠批評二程道：「昔嘗謂伯淳（明道）優於正叔（伊川），今見之果然。其（明道）救世之志甚誠切，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。」

上引這段文字，寫得何等忠實，何等平實，讀了以後，自然令人興起「景慕」之思，而同時體會到他們兄弟「不同」的極致，這就是平實與忠實的文字魔力所在，所以要慎寫。當然，這段文字，是張先生「遍讀了二程」之後，才能下筆如此，所以要讀得很多才可以「來」寫！

第四，要妥寫，而且要有「積極性」，「啓示性」，而不是一味尖新。

譬如我們談「類型學說」。一般的講，類型心理學，是介於普通心理學與差異心理學之間的一門學問。這門學問，對我們醫學的關連極深，我們可以略略舉以為論例。類型學說的建始人是古希臘的醫藥之父 Hippocrates，在這方面，他影響了兩千多年。

類型思想，最顯著的例，是文藝中的類型描寫，如賈寶玉和林黛玉，「並不是」某一種性格的代表型，而是某集團性格的代表型，即所謂的理想類型 Ideal Type，我們傳說的智仁勇三型，屬此，德國 Spranger 的六種生活類型亦屬此。

所謂生理類型，係 Hippocrates 所創，近代德國 Wundt 曾據之以試驗多血汁、多黑膽汁、多黃膽汁、多黏液汁四種體質的差別，來區分情感「發生的快慢」與「程度的強弱」，對類型的影響，建立了所謂的性格學。而 Pavlov，更用狗來作試驗，實證了類型的「存在」。

此外尚有體格類型 (constitutional types)，最初是由矮壯型 Pygmic 與瘦長型 Leptosome 的病態研究中掘發出來的，變態心理學，即是因為這一類型的研發達以後而促成其建立的。其中，毛髮柔硬，皮膚粗細，臉形方圓，頸項長短，肌肉鬆緊，手足大小以及行為特徵等等，都是資料，因此，在這方面，甚至建立了數理研究，完成所謂形態指數 morphological index 的理論。

此外還有遺覺類型。他們主張，遺覺是介於憶像與餘像之間的一種知覺，有的人偏於憶像，有的偏於餘像，Taensch 稱前者為 B 型（源於 Basedow's disease），稱後者為

T 型（原於 Tetany 病），這裏最有趣的，是這兩種類型，均可經由治療來校正。

此外猶有心理類型，最著名的，如孔子的狂、狷兩類型，美國詹姆士的硬心與軟心兩類型，Jung 的內傾與外傾兩類型，所謂原始機能 Primary function 和再發機能 Secondary function 即其區分的基礎，「原始機能的餘效活動」，便是再發機能的最簡單解釋，原始機能「欠強」為內傾，強為外傾，這個試驗在實驗過程中，還說明了一件事，即心理的「惰性作用」，例如念「熟」了一串無意義的文字後，竟會不自覺的「背誦」它們；有些人連續坐了幾天車船，還會仍感顛簸，亦此類，所謂淺薄與精深這兩大類型，便來自這兩種機能的解釋。

此外更有統計類型，由 Garnett, Webb, Cattell 等人先後建立。認為在「持續因素」外尚有「意志因素」，「起伏因素」，「流暢因素」等等，持續是暗流現象，流暢則是較強現象，起伏則是時起時伏的現象，這全是用來統計某一段時間，或某一個空間的心理類型的資料。

關於類型的批評，大抵沿襲桑戴克的意見；一、能力雖有差異，但彼此重疊甚多，不能單成一型。二、能力的分配，都是單線的常態分配。三、類型是多種的，分配也應該多線，但事實並不如此。四、沒有純粹的類型，而且常態是駁雜的，因此類型的分類根據便不止一、二種。五、依類型學說的推論，心理特徵間應該有些是「負相關」的。

根據西南聯大的教授陳立的批評，這些意見「大都無當」，所謂「牛頭不對馬嘴」。陳

氏的意見是，類型不是某一單純特性的「歸」類，而是整個人格的歸「類」，每一類型，代表一種組織，一種結構。

譬如紅白兩花雜配後，第二代有淺紅色花，這淺紅花再互配，根據孟德爾定律，其第三代，有四分之一是紅的，四分之一是白的，四分之二是淺紅的，但，淺紅的衆數 mode 不能代表類型（因為原色有紅白），所以常態的單線分配，不一定即表示祇有「獨型」，我們不能說，祇有淺紅，而指紅花是偏向紅，白花是退了紅，純粹的類型，祇有紅與白，雖然它們的數量反較少。這是陳立先生就類型學說「妥」寫的一顯例，為什麼？因為他影響了史太林在二次大戰期間下令所作的人猿交配的試驗，迫使史太林承認失敗！（註四）

當然，試管嬰兒的成功，令得類型學說「又」抬頭了，有所謂「遺傳類型」，尤其是「生態學」的進度，更促成了「生態類型」一組新的概念的形成，這使得筆者，真是戰戰兢兢說，「妥寫」，談何容易！

又譬如合成鋼以及永久磁鐵的提煉，亦一例。自居里夫人而後，各工業先進國家對永久磁鐵，莫不競起研究，成績亦日新月異。其先，永久磁鐵之合成鋼，多用鎢鋼，後以鎢的產量稀少，改用鉻鋼，再改用鈷鋼，到了一九二〇年，卒有 K S 鋼的出現。後來，才又有鎳鈷合成鋼、鎳鋁合成鋼、鈷鉍合成鋼……等等新式 K S 鋼的相繼出現，二次大戰前後，更發現了各種金屬化合物的合成磁性特別高，於是又競向這方面研究，終於「造成了」一項工業秘密——即「加熱處理」的過程，並使得美蘇兩國迄猶「在」保密階段中互作競爭。為什麼

？因為：此一加熱處理的「過程」，由於「技術」的原因，已變成了「決定」磁性能的「必要條件」，而磁性學理，迄猶未明其「究竟」，諸如「頑磁性」、「矯頑磁力」、「磁穩度」以及「能量乘積 (energy product)」等等，均待「定」論。何況軍事上的要求（包括導向飛彈），逼得此項研究，既要精確，又要秘密，於是，「技術」作了「飛躍的」「單項」發展。

這是二次大戰後，以迄目前的事實。這項「加熱處理」的技術，對於「磁性效應」的「決定性的影響」，令得學校教學「相形」見拙，因此，學校訓練之後，「猶」必須有「一段」行業訓練來「補充」，單憑教育階段中的「實習」還不夠！

甚至由於這項「技術的」突飛猛進，使得「學校教育」的「理論」也必須「據」以作若干檢討性的改進，更甚者，由於前者的「快速進步」，終於在二次大戰以後，發生了一項劃時代的「刺激」：

究竟是，理論帶領技術？

還是，技術反過來帶領理論？

這一個變革，比，究竟是由於分工合作製造了個別差異，還是，由於個別差異製造了分工合作，更要來得「對當代」富有刺激！

由於「軍事需要」，加上「美蘇互競」，終於不得不造成「普遍」的「行業保密」中的「技術保密」，「更」導致了行業訓練的「特殊化」，所以，慎寫與妥寫，尤其要特別注意。譬如醫事儀器的日新月異，使得醫學上的若干「原設」理論，必須臣服於儀器的照「妖」鏡下，作某種程度的改進，改正甚至更革，例

如IBM 第三代的X光機，將令得醫學上，「漸漸的」將有「剖活的可能」，而不祇是「限於」剖死！

又，最近「人造」黃金的成功，更十足說明了「技術」的「帶領地位」。所以，怎能不小心慎寫？注意妥寫？

以上卑之無甚高論，謹以此獻給勵進的同學，希望讀了之後，對「必須多讀少寫」，要三致其意。

註一：譬如洪通先生的畫，即其「一」，這可以說是標準的，讀得太少而寫得太多的「例子」。

註二：請注意，這祇是傳開來，絕不包括傳下去。

註三：當年馮友蘭「教」哲學，幾乎「沒有」方法，而且「口吃」，所以同學聽來很「吃力」。但是他的系統中，他的著作中，因為有很完整的「方法論」，「才」令人能「據以學習並有所得」！

註四 史太林的天真想法，妄想製造軍事上的「神兵」！

